宋元學案四

古靈四先生
陳水上
劉諸儒

仁3
485
4

B28
28
4

東京帝國大學

古靈四先生學案表

陳襄 別見安定學案

安定同調

孫覺 別見安定學案

吳道 夫道

張公諤

章衡

傅楫 從子 希龍

陳貽範

管師復

管師常 林石 沈躬行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陳祓

呂逢時 錢景臻

支那學文獻所藏

門口 13
號卷

黃穎——子公坦
劉淮夫
鄭穆
陳烈
周希孟——劉康夫
潘鯁
曾伉
劉彝別見安定學案
並古靈講友
章望之
吳師仁並見士劉諸儒學案

司馬光別爲涑水學案
張載別爲橫渠學案
並古靈同調
劉夔
曹穎叔
蔡襄
並公闢學侶

宋元學案卷五

慈谿馮雲濠

鄞縣全祖望補本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古靈四先生學案

祖望謹案安定泰山並起之時閩中四先生亦講學海上其所得雖未能底于粹深然而畧見大體矣是固安定泰山之流亞也宋人溯導源之功獨不及四先生似有闕焉

或曰陳烈亦嘗師安定未知所據述古靈四先生學案梓材案古靈學案謝山所特立謂之述者謙辭也黃氏補本仍屬之黎洲非是又案其表以古靈爲安定門人亦無據

忠文陳古靈先生襄

陳襄字述古侯官人也學者稱為古靈先生是時學者方溺于雕篆之文相高以詞華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以為迂闊而士亦莫之講也先生獨有志于傳道與其同里陳烈鄭穆周希孟者為友氣古行高以天下之重為己任聞者始皆笑之先生不為動躬行益篤學者亦稍稍化之多從之遊而閩海間遂有四先生之目雖有誕突恣傲不可率者不敢失禮于其門已而四先生之名聞于天下有從遠方來受學者以進士為浦城簿縣闕令先生行令事斷獄明決人莫能干以私首興學宮為諸生講學從之者五百餘人而章衡卒為名臣部使者安積至其縣先生以十事陳之安是之皆為施行以遷為仙居令仙居山縣莫知學先生之興學宮課諸生如浦城有問難者得乘先生聽訟之暇入問于庭偶出行部遇山谷中有小學輒下車為童子輩講經從學者漸多而管師復兄弟卒為名儒遷著作佐郎知河陽縣仙居之民攀車遮道幾不得出境時富鄭公帥河陽一見厚禮之先生之興學宮課諸生如仙居或誘之富公曰是賺子弟輩束脩耳富公以告先生曰自反而縮何嫌人言或勸先生罷講答曰以讒人使諸生遂不得聞道吾恥之講益力富公久而益奇之入相薦為太常博士召試祕閣校理尋判祠部譯經僧法護遺奏乞度十僧趙槩亦請列于廟中三年度一道士先生堅執不行且請禁宮闈要近之妄有陳乞者坐是解祠部編昭文館書籍已而以祠部員外郎知常州復興學宮課諸

生如河陽時承安定先生湖學之後東南講席稍衰先生復振之以顧臨司之每晨親往與諸生講經義旁決吏事于是毗陵之盛擬于湖學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爲吳下民田之害先生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克北流田患以除遷司封員外郎爲開封府推官將行得公帑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以償積年官逋之未清者入爲三司判官使遼尋修起居注知諫院管句國子監等先生薦可爲太學師長者四人小程子其一也尋罷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故事左右史以次知制誥而臺雜乃遷三司副使于是有旨候知制誥闕召試先生辭曰陛下以義使臣敢不惟命是聽豈敢計較資地以爲輕重況知雜之任上裨朝政下肅臺綱豈顧寵祿之居後哉若有顧避之心身且不正焉能正人乃許追寢前命于是王荊公執政行新法先生力言青苗不便五奏皆不報其進第四狀曰臣觀制置奏請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貸民以取利是特爲管仲商君之術臣願陛下爲堯舜之君以仁義治天下不願陛下爲霸主也陛下富有中國廣輪萬里內無強臣敵國之患外無西戎北狄之難四海九州之賦供用不爲不足不于此時與廟堂之臣坐而論道以行王政而反屑屑爲均輸舉貸之事臣竊惜之其第五狀曰誤陛下者王安石也誤安石者呂惠卿也安石持強辯以熒惑于前惠卿畫詭謀以陰助于後故雖陛下之至聖不能無惑近者中丞呂公著而下皆以不職乞從責降臣獨

區區未敢請者尙冀犬馬之誠一悟聖意許以靑苗之法下百官集議如臣等言非甘從遠竄如是則安石惠卿乞行貶斥以謝天下又言劉述劉琦錢顗等皆以言事責降范純仁以此待罪朝廷上下之情乖戾若此臣甚憂之乞免其罪以大有容之德又乞召還范純仁以厭人望又言中丞呂公著以造謄之言落職補郡安石增改誥詞暴揚其語欲以中傷尤失事體右正言李常待罪兩月不報必非陛下之意又言韓絳以制置三司條例司而爲參政是以利進自古進用大臣所未有又言李南公李定不可用王子韶爲小人于是神宗有詔召先生試知制誥而所奏皆留中不下先生辭曰臣所言不能開悟聖心方且待不職之罪未知譴所召試非臣所敢當荊公方遣人趣先生承命見奏大恨議出爲陝西轉運使上曰陳襄經術宜在講筵乃復令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先生固辭神宗賜手詔曰卿以言事未遂不受知制誥之命且求外補朕慕卿經術深惜遠去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摩道義來奏尙欲固辭豈未悉朕意與還卿來章當亟就職先生不敢復辭次年卒用爲知制誥荊公終欲出之上不許詔直學士院荊公惡之不已以草河北詔言水不潤下中書敗之又赦文有奉祠紫宮之語爲犯俗先生乞出遂知陳州未幾移杭州先生以杭之學校不興復修築聚講如常州且修六井水利已而復知陳州其講學如杭州熙寧八年召還知銀臺遷福密直學士判太常次年兼侍講又次年命爲郊祀禮儀使詳定郊廟禮樂元豐二年判

尙書都省神宗且有意大用之而先生病矣次年卒妻子問遺言索筆書先聖先師四字贈給事中其後累贈少師謚忠文所著書有易義中庸義古靈集二十五卷雲濠案先生所著書尙有州縣提綱其古靈集二十五卷爲先生子紹夫所編居易錄稱爲二十卷蓋未見完帙也先生一言一行皆以古人爲法喜怒不形于色荆公之退也先生在講筵薦司馬溫公以下三十三人神宗善之而不能盡用也元祐名臣皆在其中南渡後高宗得其稾詔示天下以爲薦士者法

祖望謹案宋仁之世安定先生起于南泰山先生起于北天下之士從者如雲而正學自此造端矣閩海古靈先生于安定蓋稍後其孜孜講道則與之相埒安定之門先後至一千七百餘弟子泰山弗逮也而古靈亦過千人安定之門如孫莘老管臥雲輩皆兼師古靈者也于時濂溪已起于南涑水橫渠康節明道兄弟亦起于北直登聖人之堂古靈所得雖遜之然其倡道之功則固安定泰山之亞較之程張爲前茅焉故特爲立一學案而以鄭氏陳氏周氏三子並見于後

古靈先生文集

隱居求志古人尙之然有聖人之隱有賢人之隱有介夫之隱聖人之隱樂天以俟命時未可而潛時可而躍者蜿蜿蜒蜒莫知其神舜伊尹是也賢人之隱養氣以畜德庸言庸行居貧賤而樂顏會是也介夫之隱但潔其身而不累乎世足以自牧而不足與憂天下長沮桀溺是也是則君子不爲也　與章表民

後進士來茲者亦早夜不已有所勉然進而是退而疑故吾日為之憂恐不能有遠到者與陳祖

好善之人惟恐有所不聞好為善之人惟恐有聞答黃殿丞

不離經而用權不先利而後義

視非正色謂之不明聽非正言謂之不聰故君子不以耳目近小人不以小人亂視聽也以上與安度支

聖人之經待人而傳當明大義折諸家異同之說以示後學不宜有讓答許太博

僕他無一二至于古人至于好人之善樂聞己之過則似有之答周有終

君子患己不立不患不能交德至斯言至矣與元屯田

常患近世之士溺于章句之學而不知先王禮義之大上自王公下逮士人其取人也莫不以善詞章者為能守經行者為迂闊天下之士習固已塗瞶其耳目而莫之能正矣某自涖事以來以興學養士為先務以明經篤行為首選將以待夫有志之士彼四方之學者輕千里而外其亦有望于茲德薄任重不足以獨當其責思得先生共教以德行道藝之事與顧臨

凡人生而與萬物俱生長而與萬物俱化終身與萬物浮沈以是而求至于聖人難哉孔子語顏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然後天下歸仁

今有裸衣而倒行者目之者曰此狂惑喪心之人至于學者喪其本心不惟不自知亦無目而指之者豈不宜大自驚懼持循

而修省哉 以上答徐洪

去聖日遠聃周楊墨之說衣被天下故後之習孔子者多聞見則易愼擇之則難自韓退之來六百年有餘矣季甫比日于吾儒爲有功足下愼折衷之 答周公闢

君子之所貴乎身者道焉而已不苟利不苟進不苟得惟義而止 答元屯田

行與止係乎天進與退存乎己 與富相公

古人事死如生葬則欲其返虞則欲其安祔則欲其存而不忘哭之有倚廬事之有祖廟廬于墓非古也 答劉太博

古之聖賢存其心視天下之民如其子一夫不獲則不能安乎其身曰天假手于我以養之吾何忍弗顧也故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伊尹五就桀太公七十歸周孔子皇皇諸侯之國彼豈不知養心治氣安佚之樂一畝之宅可以終身訢然而忘天下哉今之仕者與之祿則受之至于民有死亡危苦則聽之又惡知畏天命而愍人窮也比見欽之于河陽其議論誠佳矣然而未知其仁今將有民社以爲政吾于是觀焉欽之勉之 與傅察推序

行身乎大方之塗養心于至義之源游泳乎詩書之和沈潛乎易春秋之微博之以文藝約之以禮法而歸之于誠亦庶乎其至也 送管師常序

好學以盡心誠心以盡物推物以盡理明理以盡性和性以盡神 送章衡序

祖望謹案古靈崛起南嶠昌明正學雖其立言尚有未盡融洽者如此五語是也然其大意已通關洛之津較之后徂徠輩則入細矣

無近名無躐學無急于奔競　送章衡序

君子之道正以持之通以行之正者道之經通者道之權二者相用而成孰爲正曰中庸是也孰爲通曰隨時之義是也仁以居之義以由之正在其中矣智以遷之禮以和之通在其中矣

君子知是四者所以藏身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雞鳴而起孳孳守之而弗失其善持之也是謂之正萬物相感而情僞生萬物相交而利害生故其道有否泰時有險易而濟之以屈伸語默之變是謂之通　何秉彝字序

誠至于高明博厚而不息也然後能定明至于廣大精微而不惑也然後能應

聰明不足以自任權勢不足以自私　以上上殿劄子

聖人先得乎誠誠則明矣賢人思誠者也因明而後誠存其所謂正而公者去其所謂邪而私者此之謂擇善戒愼于不睹不聞之際此之謂愼獨而固執之此之謂明則誠矣　誠明說

子愍汝邑民不識爲學父子兄弟不相孝友鄉黨鄰里不相存恤其心惟汲汲爭財競利爲事以至身冒刑憲鞭箠流血而不知止柰奉天子教條不可私恕每刑一人若傷膚髮而汝輩不知予心乃相煽熾搆訟成獄自以爲能使予日不得食夜不得寢是誠何心然非汝百姓之樂于此也蓋不知讀書之故也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汝父老歸告子弟令來學予將擇明師而教諭之 仙居勸學文

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里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惰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惡淩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 仙居勸俗文

學校之設非以教人爲詞章取利祿而已當致學者首明周官三物之要使有以自得于心而形于事業然後可以言仕 杭州勸學文

古靈語

人不可爲人所容 見晁氏客語

格君心之非吾徒事也

世之欲堯舜其君者莫若求大賢而進之 以上見劉執中所作祠堂記

祖望謹案王俌作陳古靈傳詆其迂闊心竊異之謂俌不應乖謬至此及讀程俱北山小集乃知此語本于紹聖實錄而俌不審而實之者也北山有曰襄所薦三十餘人其所學皆不以當時之所建立爲然者襄之行己從可知矣北山又曰襄之美以壬午之詔而益明 梓材案壬午當作壬子

熙寧經筵論薦三十三人品目

端明殿學士右諫議大夫集賢院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司馬光素有行實忠亮正直以道自任博通書史之學可備顧問

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吏部郎中知許州韓維器質方重學亦醇正知盡心性理之說得道于內可以應務于外

翰林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戶部侍郎提舉崇福宮呂公著道德醇明學有原本事君以進賢汲善爲己任以上三人皆股肱心膂之臣不當久外

祕書監集賢院學士知杭州蘇頌長于史學國朝典故多所練達可充編撰之任

右司諫直集賢院孫覺明經術義理之學端良信厚可以鎮浮厲世

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知齊州李常性行醇正兼治經術可比于覺

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和州范純仁器識通明忠義骨鯁足濟大事以上三人可充侍從

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河中府蘇軾豪俊端方雖不長于經術然百氏無所不覽文詞美麗尤通政事

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權知洪州曾鞏文詞典雅與軾各爲一體二人可備文翰

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孫洙博學能文所守亦端兼明世務可充史臣

祕書丞集賢校理王存學行素著方重有守不爲勢利所遷

太子中允判武學顧臨才豪氣剛兼有識畧喜于聞過可屬以危難之事

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林希少有文行

祖望謹案三十三人中惟斯人晚節不終

右司郎中分司南京李師中人多稱其有才可當邊帥

兵部員外郎傅堯俞以義去就有古諍臣風

太常博士河東提刑胡宗愈文醇行循兼明經術以上三人以言事未蒙宥復

前著作佐郎王安國材器磊落罪廢不忘進學

太子中允應天簽判劉摯性行端醇詞學淵遠

太常博士宗正丞虞太熙治經有行不苟于進可充臺閣

太子中允監西京洛河竹木務程顥性行端醇明于義理可備風憲

太子中允權發遣淮南西路運判劉載少治經術兼有文行可備臺閣

殿中丞充秦鳳熙河路句當官薛昌朝才質俱美持守端直可置臺閣

著作佐郎崇文校書張載養心事道不苟仕進西方學者一人而已

興國軍掌書記蘇轍學與文若不逮軾而靜厚過之

前台州司戶今召試館閣孔文仲性行淳粹文章正直

歙州推官吳賁以孝行聞治經學尤盡心于民政

前延陵令吳恕器識醇深學通義理
屯田郎中知太康縣林英和而不隨直而不撓
都官員外郎監泗州倉孫奕士行著于鄉閭節義信于朋友所
至以善政聞可當一路
著作佐郎監揚州糧料院林旦通曉民政兼有持守
太常博士監衡州鹽倉鄒何操履端方吏才通敏
大理評事唐坰性雖輕脫才幹明敏以言事竄今監杭州龍山
稅流落遠方
前監安上門英州安置勒停鄭俠愚直敢言發于忠義望陛下
矜憐使得生還
祖望謹案古靈先生講學以誠明爲主其立朝尤以薦賢

爲急今觀其三十三人品目自溫公申公韓范劉王諸大
臣無不當其性行其謂橫渠則曰西方學者一人而已于
東坡則曰不長經術卽此可見先生之學之醇故備錄之
其生平薦士于當路尚多今皆附載于後
與陳安撫薦士書九人
殿中丞致仕胡瑗博學通經負文武之道而適用不迂雖老尚
可大用
舒州通判王安石才性賢明篤于古學
潁州司法劉彝其政與學通達體要
合肥主簿孫覺才質老成經學浸有原本文辭簡粹
揚州孫處高介好古而志道安貧不仕文辭必臻于理

衢州江山縣周穎剛義孝友不畏強禦

越州蕭山縣吳孜勇于爲義少習聲律之學既而約心于理甘貧養親其二人卽陳烈鄭穆

祖望謹案其與韓丞相薦士書十七人曰知綿州龍安縣劉載虔州推官吳賁前澧陽令監泰州如皐縣鹽倉盛僑松陽令余京上虞令丁隲江寧府監上元縣管師常長垣主簿孫路以上皆文行經術之士沂州防禦推官宋希元葉縣尉吳道鄆州觀察推官許安世監池州酒務楊國寶前涇州觀察推官王巖叟明州鄞縣尉陳頤以上皆強志力行之士左軍巡院判官黃顒節度推官會華旦大理寺丞黃默松溪令賈易以上皆幹能之士其與蔡舍人薦士書八人曰太學直講胡瑗進士吳

孜管師常任原倪天隱張京明經顧臨又友人陳烈此皆古靈未甚達時所薦及修起居注則薦常秩爲侍御史則薦陳烈領國子監事則薦常秩陳烈程頤管師常知杭州則薦吳師仁爲樞密直學士又薦陳烈其試士則薦陸佃而其薦三十三人最在後能留心天下之人材未有過于先生者也其中多講學儒者自胡公二程張子外盛僑吳孜劉彝顧臨周穎倪天隱皆安定弟子楊國寶賈易皆伊川弟子而孫覺管師常則先生之徒而卒業于安定者惟常秩林希有負先生之舉耳先生又嘗以徂徠忠義經術乞官其子

梓材謹案先生所薦又有禮祠客膳四部主簿黃庭僉見

古靈講友

祭酒鄭閎中先生穆

鄭穆字閎中侯官人也四先生之一醇謹好學讀書至忘櫛沐進退容止必以禮門人千數以進士爲壽安簿召爲國子監直講尋編集賢館書籍積官太常博士以集賢校理通判汾州熙寧三年召爲岐王侍講又爲嘉王侍講神宗謂古靈曰如鄭穆德行乃堪左右王者耳凡居館閣三十年而在王邸一紀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講經至可爲勸戒者必反復摘誦二王咸敬禮焉元豐三年以朝散大夫知越州先是鑑湖旱乾民因田其中延袤百里官籍而脫之既而連年水溢民逋官租且萬緡先生悉奏免之未滿乞休管句杭州洞霄宮元祐初召拜國子祭酒每坐講席無閒寒暑雖童子必朝服延接以禮送迎學者尊其德而服其教故人張景晨者死遺白金五百兩託其孤先生曰恤孤吾事也金于何有反金而育其子三年揚王荊王並請爲講官解祭酒以直集賢院充荊王府侍講荊王薨復爲揚王府翊善太學諸生請之有詔仍任祭酒兼充徐王府翊善四年拜給事中兼祭酒次年遷寶文閣待制兼侍讀兼侍講兼侍經筵兼侍書以提舉洞霄宮致仕太學諸生數千人以狀白宰相乞留范給事淳夫言穆雖年逾七十精力尚強古者大夫七十致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老成願毋輕聽其去因引唐韓愈留孔戣故事不報于是公卿大夫各爲詩贈行空學出祖汴東門之外都人觀者如堵淳夫詩曰顧我言非韓吏

部多公節似孔尚書明年卒先生著述不傳古靈謂其深造于道心仁氣正勇于爲義文博而壯涪夫亦曰閎中眞長者元祐之盛羣賢咸在朝居祭酒者前推先生後推顏復皆眞儒云

直講陳季甫先生烈

陳烈字季慈侯官人也學者稱爲季甫先生天性介特篤于孝友年十四繼喪父母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自壯迨老享奉如生事禮寢興晦朝未嘗止一日夢中哀絰哭其親于中庭哀聲震戶外家人聞之而先生未寤也嘗語古靈曰烈今日縱得尊榮父母不之見何足爲樂其無意于世矣力學不羣平日端嚴終日不言雖御童僕如對大賓里有冠昏喪祭請而後行從學者數百父兄訓厥子弟者必舉其言行以規之慶歷初應試不中選遂不復赴禮部或勉之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呂望持誠文王載之與歸今天子仁聖好賢有湯文之心豈無有先覺如伊呂者仁宗以大臣之薦累詔之不起或問其故曰吾學未成也自是交章論舉先生志不少易古靈每謂人曰世多以季甫爲潔身不仕之流非也蓋其志孔孟之道不肯苟進而已嘉祐中詔授本州教授不拜而福建提刑王陶奏先生以妻林氏疾病醜瘦遣歸其家十年不視烈貧詐人也已行之命乞賜削奪司馬溫公在諫院上言臣素不識烈不知其人果如何惟見國家常患士人不修名檢故舉烈以奬厲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于誠實雖有迂闊之行不合中道猶爲守節之士亦當係而全之願委公正官吏通儒術識大體者覆實若止于夫婦

不相安諧則使之離絕而瀹洗其過庶復申眉于後若復敗亂名教則嚴賜刑誅幷治舉者之罪以明至公于是陶奏不行明年歐陽公復薦其行除國子直講竟不出久之詔許從其志以宣德郎致仕先是古靈在臺中舉先生自代稱其道已造大賢之域然先生行過拘故終多以矯僞疑之者皆王陶之流也元祐初復詔爲本州教授不受祿徹衣糲食處之裕如稍有餘卽以周貧乏者七十六歲而卒

附錄

或問陳烈行古禮率子弟匍匐以弔蔡君謨爲世俗譏笑太不近人情張橫浦曰今取鄉黨言閭閭侃侃踧踖與與色勃足躩豈不爲怪狀但世俗以人視人故耳

梓材謹案此條黎洲所節橫浦心傳本在橫浦學案今以言陳季甫事移錄于此

助教周公闢先生希孟

周希孟字公闢侯官人也四先生者古靈最有名閩中亦顯于朝而先生與季甫獨不出然交相重也遍通五經尤窣于易弟子七百餘人知州劉夔曹穎叔蔡襄皆親至學舍質問經義部使者相繼薦于朝詔賜粟帛授將仕郎試國子監四門助教充本州學教授三表力辭不許尤闢佛氏之說卒門人會伉等祠其遺像于五福寺中所著有易義詩義春秋義今皆不傳案古靈先生引先生說大有之九四謂前儒以彭爲旁之非彭盛也九四體是離明能知九三之專不從其盛專心以奉六五也以彭爲盛蓋自先生發之

知州劉先生彝別見安定學案

古靈同調

光祿章先生望之

宮教吳先生師仁並見士劉諸儒學案

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光別爲涑水學案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別爲橫渠學案

公闢學侶

侍郎劉先生夔

劉夔字道元崇安人第進士歷知陝廣潭州所至有廉名累官樞密直學士知鄆州發廩賑饑民賴全活盜賊屏息後知建州以戶部侍郎致仕參姓譜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有春秋衰貶志五卷見鄭氏通志

龍圖曹先生穎叔

曹穎叔字力之亳州譙人進士及第累官右司郎中陝西都轉運使自慶歷鑄大錢行陝西民盜鑄不已先生請罷鑄諸郡鐵錢以三鐵錢當銅錢之一從之進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卒于官參史傳

忠惠蔡先生襄

蔡襄字君謨仙遊人舉進士爲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文正仲淹以言事去國余忠襄靖論救之尹師魯請與同貶歐陽文忠移書高司諫若訥三人皆坐遣先生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爭相傳寫斡丹使買以歸張于幽州館後仁宗更用輔相親

擢忠襄文忠及王懿敏素爲諫官先生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
帝亦命之知諫院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益任職論事無所回
撓歷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郡士周公闢陳季甫
陳述古鄭閎中以行義著先生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召爲
翰林三司使旋乞爲杭州拜端明殿學士以往卒年五十六贈
史部侍郎先生工于書爲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乾道中賜謚
忠惠同上

古靈門人

梓材謹案歐陽公爲先生墓誌云徙知福州復知泉州往
時閩人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
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
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
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較史傳更爲分明

學士孫莘老先生覺別見安定學案

縣尉吳先生道

吳道字眞常浦城人也學于古靈從之至河陽古靈嘉其志節
謂能修身治性不爲事物之惑使爲河陽學舍都講遂遊太學
以進士爲葉縣尉古靈嘗薦之韓忠獻公謂能知無不爲剛直
不撓可任以難事

張先生公謂

張公謂者閩縣人也其在古靈門下見知與吳道等河陽都講
其一爲公謂而道副之

待制章先生衡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登進士第一歷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出

知汝州頴州還判太常寺出知鄭州奏罷原武監弛牧地四千二百頃以予民復判太常知審官西院使遼燕射連發破的遼以爲文武兼備待之異他使歸纂歷代帝系名曰編年通載神宗覽而善之賜三品服判吏部流內銓未幾擢知通州進銀臺司直舍人院拜寶文閣待制元祐中加集賢學士從黃氏補本錄入

祖望謹案古靈劾李定未行定擢中允三舍人不行而章子平行之見元城語錄

附錄

元城語錄曰王安石薦李定時陳襄彈之未行已擢監察御史裏行宋次道封還詞頭辭職罷之次直李大臨再封還最後付

蘇子容又封還之更奏復下至于七八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閒養成風俗其與齊太史見殺三人而執簡如初者何異再後攝官修起居注章衡行之賢不肖于此可見

龍圖傳先生楫

傳楫字元通仙遊人少自刻厲從孫莘老又從古靈學第進士歷官太學博士四年以薦爲太常博士進侍講翊善後以鄒道鄉浩得罪被貶徽宗卽位歷監察御史中書舍人在朝歲餘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爲言以龍圖閣待制知博州卒從黃氏補本錄入

州判陳先生貽範

陳貽範字伯模臨海人治平四年進士嘗遊胡安定之門又師事陳古靈而與羅提刑適爲友歷宗正丞通判處州民懷其德有道不拾遺劒月照處州城之謠所著有慶善集參台州府志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干題適變錄十六卷見宋史藝文志

隱君管臥雲先生師復

管師復者龍泉人也古靈講學仙居先生與其弟師常不告父母奔走而來閉門官舍中惡衣粗食聞古善言善行必欲力行而進之每與人言及其親之老則涕泗滂沱不能收友愛其弟爲人仁勇且直好古而義朋友有暴戾弗革者先生能屈之或至泣下古靈因使爲仙居都講聚諸子使教之諸生畏先生之糾彈莫敢犯矩度者古靈北官先生復從學安定其名日盛然無仕進意神宗以大臣之薦召至問曰聞卿工詩所得如何對曰滿隄白雲耕不破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官之不受學者稱爲臥雲先生所著有白雲集

助教管先生師常

管師常者師復弟也履行正固精經術師復學于古靈而歸仙居之弟子失其齋長古靈使先生司之容止莊謹雖退食不脫冠帶橫經夜坐如對古人終歲如一日古靈喜曰生不屑屑于糾彈而修身自律以勸人其更峻也已而從學安定益留心民事適于時用以薦爲太學正古靈管太學嘗薦爲助教其後監江寧府上元縣事古靈又嘗薦之韓忠獻公云先生深于大易春秋之旨惜其書無傳者

陳先生祇

陳祇不知其何所人也古靈仙居學中高弟嘗與管氏兄弟並稱

隱君呂先生逢時 附門人錢景臻

呂逢時字原道仙居人也古靈爲令首執弟子禮仙居人知學者自此始入太學與鄭獬友馹馬都尉錢景臻師之欲奏以官固辭不受羅適以孝廉舉不就隱居白巖山終身

縣令黃先生穎 附子公坦

黃穎字仲實莆田人也元祐中以經明行修薦不赴孫莘老爲中丞薦之知長泰縣好講學每晨治公事卽入學與諸生說經抵暮而歸一如古靈之在浦城諸邑也職田所入穀可餘三百

石盡以給耕民兼權龍溪縣其興學如長泰病卒兩縣之民爭致賻子公坦皆謝還之論者以爲再世不媿師門

雲濠謹案先生子公坦宣和六年進士官通直郎見福建通志

朝散劉先生淮夫

劉淮夫字長源閩縣人彝之子也先生于古靈爲甥少從學孝于親元豐中爲台州判累被薦更歷一考卽可改官以父被召赴闕不忍離遂不待任滿乞隨侍去父卒監江寧府酒務念母年幾九十思歸陽羨雖甚貧不復顧祿卽乞以朝散郎致仕

雲濠案安定學案執中附子長源傳作累官朝散大夫

太守以下再三留之皆不可得母卒無屋可居無田可食而守之甚固未嘗一毫有求于人東南薦紳先生皆稱爲孝子先生輒皇恐曰此乃人子之常然無足道

也鄒忠公應之終不起

公闢門人

教授劉先生庚夫

劉庚夫字公南閩縣人也彝之從子少從學于周氏熙寧中五路置學官以薦主番禺教嘗進志述二十七篇其文皆羽翼六經之言也元祐中特奏名未唱名卒鄭監門俠志其墓

奉議潘先生柄

潘柄字昌言齊安人從周氏學元豐進士授蘄水縣尉遷和州防禦推官知江州瑞昌縣遷吉州軍事推官以奉議郎致仕張耒志其墓曰齊安有君子曰潘昌言其學也正其言也文其居家篤于孝弟其爲吏惠下愛民君子哉著有春秋斷義十二卷

講義十五卷易要義三卷

曾先生伉

曾伉周公闢門人也熙寧二年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先生及程伯淳顥劉執中彝盧仲甫秉謝卿材侯叔獻王汝翼王廣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參通鑑傳氏家學古靈再傳

縣令傅先生希龍

傅希龍者仙遊人也楫之從子官漳浦令以不附二蔡入邪等

隱君林塘奧先生石

管氏門人

林石字介夫瑞安人少有志操初習進士聲律既而曰古人之學不如是遂刻意諸經聞括蒼管師常明春秋往從受之遭父喪廬墓三年不茹草木之滋臨川王氏三經行先生獨不趨新學以春秋教授鄉里既而春秋爲時所禁乃絕意仕進築室躬耕作萱堂以養母或勸以仕不答講論古今必先實行而後文藝曰本之不立末于何有邑官初至率來謁執弟子禮母卒年九十餘白首終喪如父時人以爲難建中靖國年無疾而逝周行己爲沈子正墓銘云河南程正叔京兆呂與叔括蒼龔深之與介夫皆傳古道名世宗師唯是書成弗以示人故世無傳焉

學者稱塘奧先生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著有塘奧集三游集

梓材謹案管臥雲附弟傳并及門林塘奧傳黃氏原本在安定學案後謝山特立古靈學案且爲二管各立一傳故于安定卷刪臥雲原傳而移著林氏于是卷

林氏門人 古靈三傳

沈石經先生躬行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終

士劉諸儒學案表

士建中——趙抃 別見泰山學案

劉顏——李緜 別見泰山學案
（私淑）
（子）庠

附師高弁
並泰山同調 曹起 附見泰山學案

張洞 別見泰山學案

王開祖

丁昌期——（子）寬夫
（子）廉夫
（子）志夫

吳師仁——（弟）師禮

楊適——王說見下鄞江家學——子珩——孫勳——曾孫正已

杜醇

王致——從子說——子該——子瓘

從子諴——子鍔見上西湖門人

周師厚——子銖

史簡——子詔見上西湖門人

豐稷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袁轂見下西湖門人

汪洙——子思溫——孫大猷別見龜山學案

姚孳

樓郁——並安定同調

俞偉

陳攄——子常——元孫鑰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豐稷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袁轂——子灼——元孫燮別爲絜齋學案

羅適別見安定學案

周鍔

史詔——孫浩別見橫浦學案

舒亶

章望之

黃晞
並古靈同調

侯可

申顏
並關學之先

孫仲良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曾孫彌忠

曾孫彌鞏

曾孫彌林

並見慈湖學案

宇文之邵
蜀學之先

宋元學案卷六

鄞縣全祖望補本　慈谿馮雲濠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士劉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慶歷之際學統四起齊魯則有士建中劉顏夾輔泰山而興浙東則有明州楊杜五子孔嘉之儒志經行二子浙西則有杭之吳存仁皆與安定湖學相應閩中又有章望之黃晞亦古靈一輩人也關中之申侯二子實開橫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實開范正獻公之先篳路藍縷用啟山林皆序錄者所不當遺述士劉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學

案亦謝山所特立
吳存仁當作師仁

泰山同調

評事士熙道先生建中

士建中字熙道鄆州人也雲濠案謝山劉記云大名府魏縣人也孫泰山講學先生同時而起泰山之所推重者先生爲第一而后徂徠其次也泰山贈徂徠詩曰攘臂欲爲萬丈戈力與熙道攻浮譌又嘗薦之范文正公而徂徠高視一切其所服膺自泰山外惟先生其集中與蔡副樞書薦之尤力先生所著述如道論以言帝王之道原福以究禍福之本原鬼以明鬼神之理隨時解以著守正背邪遺近趨遠之說皆醇儒之言也其後以進士授評事宰魏不知其官爵所止雲濠案案劉記云校書郎

祖望謹案先生嘗以泰山五十未娶謀爲之買田宅以置室其古道可想至于箴規徂徠謂其未抵中道尤切當其弊是眞伊洛以前躬行君子而世無傳者祖望輩學案聊爲之補傳使不至泯泯焉

主簿劉子望先生顏附師高弁

劉顏字子望彭城人也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侍御弁舉進士第以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龍興縣坐事免久之授徐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十百人採漢唐奏議爲輔弼名對馮元劉筠錢易蔡齊上其書除任城主簿歲饑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李文定迪知兗州青州皆辟爲從事卒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復數十篇石徂徠見其書歎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參史傳

安定同調

進士王儒志先生開祖

王開祖字景山孔嘉人也學者稱爲儒志先生皇祐進士不仕杜門著書從學常數百人復以薦召試賢良方正未赴而卒先生見道最早所著有儒志編言復者性之宅无妄者誠之原又言學者離性而言情奚情之不惡又曰使孔子用于當時則六經之道反不如今之著又言由孟子以來道學不明今將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開皇極之門吾畏天者也豈得已哉其言如此是時伊洛未出安定泰山徂徠古靈諸公前起而先生之言實遙與相應孔嘉後來問學之盛蓋始基之惜其得年僅三十有二未見其止爲可惜也

形容不欺芻木幽晦不欺鬼神言而不欺童昏動而不欺愚懵」

凝目于鼻游心于帶是制心者也非治心者也坐則見其存于室行則見其立于輿是治心者也非養心者也

中夜息于幽室之中吾心之清明者還矣孝弟忠信生乎此時舜與周公坐以待旦急吾行而不忘也

心動則氣室心外慮則氣昏耗

情本于性則正離于性則邪

君子之道始于復成于泰極于夬小人之道始于姤成于否極于剝

君子之德莫不原于誠誠則物之來也如鑑

君子有天下之私小人有一身之公

膠柱不能求五音之和方輪不能致千里之遠拘庸庸之論者無通變之畧持規規之見者無過人之功

燭秉之者莫若隨之者見之明矣奕爲之者不若睹之者之詳也人之智長于人短于己求人之是非易求己之是非難李翺曰凡慮己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必明己私而他人公也

言不行則言隱知不行則知隱

道之充者須時以用之物之稗者須澤以養之須時者養人須澤者養于人此君子小人之分也

丁經行先生昌期附子寬夫廉夫志夫

丁昌期者元嘉人也學者稱爲經行先生元嘉師道之立始于

儒志先生王氏繼之者爲塘輿先生林氏安定古靈之再傳也而先生參之其家世以篤行稱至先生尤明經術嘗築醉經堂以講學三子寬夫鄉貢進士廉夫舉入行志夫進士兄弟好古清修自相師友各以所得質于其父不爲苟同曰此理天下所共不可爲家庭有阿私也尤斥去浮屠之說喪祭無不本古禮云

宮教吳先生師仁

吳師仁字坦求錢塘人陳古靈爲郡守以遺逸薦于朝元祐初召爲太學正遷博士後充吳王宮教授卒先生履行醇正器識高遠嘗肄業太學名聞縉紳應舉不第退居田里甘貧守道每授學者以誠明義理之學而不爲異端之說士習爲之嚮風參

兩浙名賢錄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序錄臺底及刊本並作杭之吳存仁編閱簡策古靈時杭之鄉先生止有名師仁者存仁之存當由筆誤

助教楊大隱先生適

楊適字安道慈溪人隱居大隱山爲人醇厚介特議論蒔博平正人有善則稱之不善如未之聞爲學要行乎己惟恐爲人所知毀譽榮辱不以動其心人莫得而親疏蓋自比仲元叔度之流鄉人嚴憚之相語不以名氏而尊之曰大隱先生衣食纔自給非義之餽一介不取躬耕養親族之貧者分賑之鄰盜其稼人告之先生愀然曰彼窮厄而求其生爾勿治也盜聞之慚悔其後無敢侮者善言治道究歷代治亂之原孫威敏公沔自諫官出案浙東西刑獄欲見先生先生不肯見先生之越時范文正公守越聞之就見焉與論浮屠老子之說歌詩卓越超邁客儀甚偉衣冠儼如始友錢塘林逋後與同郡王致杜醇結交後進莫不師之退處四十年德行益高名聞賜以粟帛太守錢公輔又薦之授將仕郎試太學助教州遣從事致詔書袍笏輿從迎之先生辭不受遁去年七十有六遺令纂石壙前曰宋隱人之墓熙寧二年榮陽張峋爲文表之

參四明文獻集

學師杜石臺先生醇

杜醇者越之隱君子也居慈溪學以爲己隱約不求人知孝友

稱于鄉里耕桑釣牧以養其親經明行修學者以爲模楷慶曆中鄞始建學縣令王文公安石請先生爲之師其書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我先得之而不推餘于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安石與有聞焉先生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辭再書强起之曰孟子謂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先生始就焉慈溪令林肇立學又起先生爲師亦固辭王文公作師說以勉之二邑文風之盛自先生始先生談詩書不倦爲詩質而清當時謂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同上

謝山慶曆五先生書院記曰夷攷五先生皆隱約草廬不求聞達而一時牧守來浙者如范文正公孫威敏公皆握衣請見惟恐失之最親近者則王文公乃若陳賈二相非能推賢下士者也而亦知以五先生爲重文公新法之行大隱后臺鄞江已逝西湖桃源尚存而不肯一出以就功名之會年望彌高陶成倍廣數十年以後吾鄉遂稱鄒魯邱樊綰褐化爲紳纓其功爲何如哉

處士王鄞江先生致

王致字君一鄞縣人與同郡楊杜二先生爲友俱以道義化鄉里諸生子弟師尊之稱三人皆爲先生嘗與牧守言政事王文公安石復書曰無事于職而愛民之心乃至于此可以爲仁矣年七十樂道安貧妻收遺秉子拾墮樵浩然無悶鄉人莫不高

其行參四明文獻集

謝山辯鄞江墓誌曰鄞江先生極爲荆公所重其墓誌係荆公作然不載于集中惟舊志引其語曰四明立言之士自先生始而已至閩藥泉作鄞縣志始盡錄其全文予疑其冗蔓不類荆公文體及觀其所記門下弟子自豐稷袁毅周師厚諸人外又稱遊學者有張機張郕張郯張祁攷郯祁皆郕之弟郕係徽宗宣和三年進士建炎初假禮部使金補其弟祁爲明州觀察推官遂家焉郕于紹興十三年歸自金二十五年卒于廣德而鄞江先生卒于至和二年郕兄弟能遊學其門最少亦不下弱冠而自至和以及宣和凡六十七年始登第又八年始使金留十四年乃歸又十二年始卒抑何其長年也以豐尚書之輩行相去幾三世而謂其同門不亦謬乎或曰桃源先生爲鄞江之猶子郕兄弟或嘗經受業而誤以爲鄞江此于時代尚不甚遠然卽如此說而誌文之出于依託可知也

梓材謹案鄞江墓誌云上聞其德行召拜校書郎命至則先生不起謝山以此誌爲依託荆公之作惟荆公文集弔先生詩作悼王處士故第以處士標之

正議樓西湖先生郁

樓郁字子文自奉化徙鄞卜居城南志操高厲學以窮理爲先爲鄉人所尊處窮約屢空自樂慶歷中詔郡縣立學延致鄉里有文學行義者爲之師先生掌教縣庠者數年又教授郡學前後三十餘年學行篤美信于士友一時英俊皆在席下門人之

知名者清敏豐公稷光祿袁公轂天台羅公適也登進士第調廬江主簿自以祿不及親絕仕進意以大理評事終于家有遺集三十卷贈正議大夫子孫皆踵世科五世孫鑰德行文章爲時名臣仕至參知政事 參四明文獻集

謝山五先生書院記曰五先生之著述不傳于今故其微言亦闕雖然排奸詆奄讜論廩廩豐清敏之勁節也急流勇退葉月嶺風周銀青之孤標也再世蘭芽陔南弗替史冀公父子之純孝也嬰兒樂育以姓爲字陳將樂俞順昌之深仁也殺虎之威同于驅鱷姚夔州之異政也于公治獄民自不冤袁光祿之神明也一編麟經以紹絕學汪正奉之豐潘也金橘不知蕭然詩葉望春先生之清貧也卽以有負門牆如舒信道者其人不足稱而文辭終屬甬上名筆則五先生之淵源可知矣

古靈同調

光祿章表民先生望之

章望之字表民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宏放爲文辯博長于議論初由伯父郇公蔭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遷年辭疾去舉賢良方正郇公在相位以嫌抑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閒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郡守守怒誣以贓貶先生號泣力訴于朝時守方貴顯事久不得直先生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劾卒脫兄冤復

官如初先生遂不復仕覃恩遷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先生喜議論宗孟子言性善排荀卿楊雄韓愈李翺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先生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李旪江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于禮先生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助教黃聲隅先生晞

黃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遊自號聲隅子著欵歟瑣微論十卷以爲聲隅者柷物之名欵歟者歎聲瑣微者述辭也后徂徠在太學遣諸生以禮聘召先生走匿鄰家不出樞密使韓魏公琦表薦之以爲太學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闕學之先

殿丞侯華陰先生可

申先生顏合傳

侯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徙華陰少倜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爲學祁寒酷暑未嘗廢業博物強記于禮之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氣運曆算之學無所不究自陝而西多宗其學先生亦以樂育爲己任主

華學之教者幾二十年再試不遇遂棄其業孫威敏公征儂智高請先生參其軍事奏凱敘功知巴州化成縣巴俗尚巫而輕醫先生誨以義理巴人化之娶婦多責財于女氏至有老弗能嫁者先生爲定昏禮又爲減官鬻絲帛之賦調耀州華原簿痛抑富民之兼幷者誅姦胥以大理評事簽書儀州判官韓忠獻公鎮長安與先生謀渭源之地至其境以朝廷恩德諭其酋豪翌日詣軍門輸土不費一矢因蒸熟羊以撫之嘗以數十騎行遏猝與敵遇乃分其騎爲四令高其旗幟旋山徐行敵以爲有大兵而誘之也避去以忠獻薦遷殿中丞知涇陽縣議復鄭白水利得請而讒者搆之罷官去不竟其施以元豐己未卒有申顏先生者君子也非法不言非禮不履關中之人無老幼見之

坐者必起與先生爲莫逆顧皆貧先生之未仕也嘗與易衣互出謀食以養兩家有無均之申顏先生嘗曰吾不可一日失侯無可或問之曰無可能攻吾之過耳申顏先生病先生徒步千里爲之求醫未至而死其目不瞑或曰是待侯先生而瞑乎未斂先生馳至撫之而瞑申顏先生嘗欲葬其先世而未能及死無子先生傾所有不足賣衣以益之卒成其志天寒先生父子尚單衣忽有饋白金者謂其子曰申顏先生之妹將嫁速以資之其好義如此其卒也戒其子勿用浮屠先生之女兄適程氏明道伊川二先生之母也故明道志先生之墓先生之孫是爲荆門先生仲良

祖望謹案呂舍人本中曰關學未興申顏先生蓋亦安定

泰山之儔未幾而張氏兄弟大之然則申顏先生之有功關中亦已多矣而先生爲之死生之友觀其所學非腐儒之無用者而宋史僅著之義士傳中予故特表而出之

蜀學之先

中允宇文止先生之邵

宇文之邵字公南綿竹人舉進士爲文州曲水令神宗卽位求言疏言公卿大夫民之表宜先以節義廉恥風導之凡所建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制之疏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自弛于學不易其志日與交友爲經史琴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卒司馬溫公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于之邵見之矣范蜀公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掛冠使吾慊然其爲兩賢所推尙如此 參史傳

士氏門人

趙先生狩 別見泰山學案

士氏私淑

縣尉李先生緼 別見泰山學案

劉氏家學

知州劉先生庠

劉庠字希道子望之之子也八歲能詩蔡齊妻以子第進士爲高密廣平院教授英宗求直言先生上書論時事除監察御史裏

行神宗立遷殿中侍御史爲右司諫言中國禦戎之策守信爲上除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移知眞定又爲河東都轉運召知開封先生不肯屈事王荊公荊公欲見之戒典謁者曰今日客至勿納惟劉尹來卽告我或語先生盍往見之先生曰見之何所言自彼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脫問青苗免役將何辭以對竟不往奏論新法又與蔡確爭廷參禮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歷知渭州卒年六十四參史傳

劉氏門人

縣令曹先生起附見泰山學案

進士張先生洞別見泰山學案

吳氏家學

直閣吳先生師禮

吳師禮字安仲錢塘人師仁弟太學上舍賜第歷官右司員外郎工翰墨徽宗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伎對終直祕閣知宿州遊太學時其兄爲正守春秋學他學官有惡之者條其疑問諸生先生悉以兄說對學官怒鳴鼓坐堂上衆質之先生引據三傳意氣自如江公望時在旁心竊喜後遂定交參史傳

楊氏門人

銀青王先生說見下鄞江家學

鄞江家學

銀青王桃源先生說附子珩

王說字應求鄞縣人鄞江先生之從子也受學鄞江與弟該皆著名教授鄉里三十餘年熙寧中以特恩補州長史無田以食無廡桑以衣怡然自得子孫世其學子珩字彥楚大觀三年進士官宗正少卿 參四明文獻集

雲濠謹案宋景濂守齋類藁序云昔在宋時桃源王應求亦鄞人同季父致招樓郁楊適杜醇諸公因號妙音院立孔子像講貫經史倡爲有用之學學者宗之應求所著唯在立言他則未暇及故有五經發源五十卷奏議書疏詩文二百十一篇薦者列其事召爲明州長史應求辭及其既沒敕建桃源書院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紫金魚袋梓材謹案謝山宋神宗桃源書院御筆記云五先生之倡道其三皆以布衣終身卽仕者亦不達而先生獨邀宸奎之賜固異數也又案王一辰甬上三補耆舊詩于先生傳云師仲父鄞江先生及楊先生適友杜先生醇樓先生郁是先生又爲大隱門人

縣令王望春先生該 附子璀

王該字蘊之桃源先生之弟學者稱爲望春先生登慶曆六年進士王荊公宰鄞時與之友善以詩章相唱酬與兄齊聲令鄞城官舍肅有嘉木葉長可尺許每得一詩取葉書之既卒歸橐蕭然惟脫葉甚富子璀字元圭元豐進士喜藏書以文稱 參寶慶四明志

提舉王先生勳 附子正己

王勳字上達桃源先生之孫也政和八年進士提舉廣南市舶一錢之利皆歸有司家人不識舶貨之名及卒賈胡率錢二百萬緡爲賻子正己卻之曰吾父以廉直聞雖貧猶能負喪以歸不媿廉叔度也清白之傳實桃源家訓正己終太府卿 參四明文獻集

鄞江門人

運判周先生師厚

周師厚字敦夫鄞縣人從王鄞江遊皇祐五年進士仕至朝散郎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時役法方行先生言四方風俗不同復有勞逸輕重不宜槩賦朝議是之章惇聞溪峒蠻擾辰沅二州議輸常平粟以備邊先生持不可曰溪獠靜擾無常常平歲入有程當使邊卒廣屯田爲便從其議參延祐四明志

冀公史先生簡

史簡鄞縣人以後人貴封冀公爲鄞江高弟事母最孝最開越公之先或謂其作吏用杖者謬越公爲西湖高弟再世與豐清敏同門參鮚埼亭外編自注

清敏豐相之先生稷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朝奉袁公濟先生轂見下西湖門人

正奉汪先生洙附子思溫

汪洙字德溫鄞縣人父元吉爲縣從事爲范文正公所知王荆公宰鄞以廉平吏薦于轉運使孫威敏沔先生以春秋教授于鄉鄉人稱之爲汪先生子思溫以上舍爲雄州教授調餘姚令築堤浚湖民信愛之欽宗以諸王就傅擇除贊讀參鄞縣志

梓材謹案謝山五先生書院記自注云汪正奉春秋實與孫明復齊名容齋稱其豐澹不施而近志妄謂其官閣學

知州姚先生孳

姚孳字舜徒以字行慈溪人幼開爽穎悟學如夙植熙寧九年進士爲桃源宰訊民疾苦而振雪之郡將怙威淩僚吏屬邑患

苦先生毅然爭論郡將爲之少戢鄰郡有訴不平必丐于部使者願付先生決之捐貲修孔子廟督課諸士翕然向方鄉有虎先生以文禱諸社越三日虎仆祠旁奏績爲天下第一除提舉成都府路常平等事陛辭神宗諭以卿任桃源有愛民之心先生退謁丞相論蜀道利疾乞以義倉之儲置吏立法收養鰥寡老幼死給衣裳官爲殮葬歲薦饑閒有遺兒請顧嫗乳之丞相爲奏行焉丁艱未赴服除改湖南神宗復諭以居養安濟漏澤爲朕施實德于民卿向有言故復命卿後由江東副曹除直龍圖閣知夔州興學勸農有古循吏風卒之日夔民罷市聚哭訃聞桃源民乃卽先生祠爭出貲薦奠焉參寧波府志

縣令俞先生偉

俞偉字仲寬鄞縣人元祐初宰南劒之順昌閩人生子多者皆不舉建劒尤甚先生作戒殺子文召父老列坐廡下以俾置醪醴親酌使歸勸鄉人活者以千計生子多以俞爲字朝廷爲立法行一路先生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于郊部使者聞于朝降詔奬諭進秩再任且去出粟以賑其蓐臥而病者參延祐四明志

縣令陳先生攄

陳攄字君益鄞縣人紹聖閒宰南劒之將樂敦崇學校奬進士類政尚愷悌先是邑民家舉一子富室不過二子餘悉棄之先生至諭以天性申以令甲犯者窮治自茲民無不舉子男陳其名女陳其氏後卒于官邑人思慕祠而祀之遇旱禱雨輒應鄰

境淫雨亢陽乞靈祠下咸遂所祈部使者以其有功于民乃請于朝錫廟額曰旌福參寶慶四明志

西湖家學

知軍樓先生常

樓常正議子治平進士知興化軍參鄞縣志

西湖門人

清敏豐相之先生稷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朝奉袁公濟先生轂附子灼

袁轂字容直一字公濟鄞縣人嘗一試于開封兩試于鄉皆第一嘉祐六年登第博貫羣書擅名詞藻歷知邵武軍通判杭州其爲開封舉首也蘇文忠實爲之亞及貳郡而文忠爲守相得益驩唱酬篇什甚富移知處州終朝奉大夫子灼字子烈元祐進士爲光祿丞軍器少監出知婺州有武臣曹宗者時相蔡京嫺黨爲害鄉曲子烈械之獄死焉坐是貶秩起知隨州宣和末召爲倉部郎面對力勸帝清心省事妄不忘危言甚切直黜知泗州終朝議大夫參寶慶四明志

提刑羅赤城先生適別見安定學案

銀青周鄞江先生鍔

周鍔字廉彥鄞縣人師厚子元豐二年進士初仕爲桐城尉慨然曰學優則仕吾昔所治科舉耳遂益究治六籍諸子百氏之說悉著論其本旨當官桐城辭不赴乃遊潁昌訪其舅范忠宣純仁過洛見文潞公司馬溫公咸器重之在京師上書言徐禧

元樂之失國子祭酒豐相之給事中范滔夫交薦之後知南雄
以言邊事忤時相入黨籍卽退休于家參延祐四明志

謝山書鄉先生宋中大夫家傳後曰大夫預名元祐黨人
之一大夫之舅氏范丞相忠宣公純仁右丞純禮待制純
粹及大夫初娶婦翁胡右丞宗愈再娶婦翁王學士覿中
表兄弟范開封正平九族之中登銅籍者七人又讀陳忠
肅公瓘與兄書云章氏議卻不成農師極惓惓亦不敢就
自到官九覺中饋不可無人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
同年周戶曹之妹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諳
事舉家好善故就之戶曹卽大夫也嗟乎卽忠肅之書可
以見大夫一門之賢而其得力于范文正公胡文恭公之
典型者亦豈少哉文正壻爲賈東明蕃以不附新法忤荆
公而忠宣之出司馬侍郎忠潔公朴溫公羣從握節死于
金者也大夫胡氏之私則僚壻鄧考功忠臣亦在黨禁可
謂同岑之盛矣

越公史八行先生詔

史詔字升之鄞縣人父冀公簡母葉氏夫人遺腹子也頎秀豐
下少有立志嘗與豐清敏舒中丞受業于鄉先生樓郁以孝行
聞遇大比輒引避嘗曰無母氏之節已無史氏矣誓終身母子
不相離或曰辟薦所以榮母也先生曰朝廷設科思得其用敢
竊爲已榮邪設與計偕則初志爽矣況亡親欺君士君子所不
爲也大觀二年詔舉八行鄉人以先生應命遂與母避于縣東

大田山郡守迹所往迫使就道誓不起鄉人稱為八行先生參寧波府志

中丞舒嬾堂亶

舒亶字信道鄞縣人號嬾堂官至中丞為樓正議高弟本屬正學特以附麗荊公遂為呂蔡一流力與東坡為難良可惜也周氏家學鄞江再傳

銀青周鄞江先生鍔見上西湖門人

進士周先生鉌

周鉌師厚次子鄞江鍔之弟崇寧二年進士兄弟偕隱鄉人慕之參延祐四明志

史氏家學

越公史八行先生詔見上西湖門人

侯氏家學

侯荊門先生仲良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汪氏家學鄞江三傳

莊靖汪適齋先生大猷別見鄮山學案

八行家學

忠定史眞隱先生浩別見橫浦學案

文靖史自齋先生彌忠

華文史獨善先生彌鞏

史和旨先生彌林並見慈湖學案

西湖續傳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袁氏續傳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司馬光——子康——孫植別見百源學案

古靈同調　從子宏——子朴——孫通國

劉安世別爲元城學案

范祖禹別爲華陽學案

晁說之別爲景迂學案

歐陽中立

樊資深

田述古別見安定學案

尹材——從子焞別爲和靖學案

張雲卿

邵雍別爲百源學案
張載別爲橫渠學案

朱松別見豫章學案
李燾——子壁
並涑水續傳

子九韶
子九齡並爲梭山復齋學案
子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李陶
邢居實別見安定學案
牛師德別見百源學案
私淑陳瓘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唐廣仁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黃隱——曾孫補

陸賀——子九思
子九皐

劉堯夫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程顥別爲明道學案
程頤別爲伊川學案
陳孚恭別見安定學案
並涑水講友

劉恕——子義仲
劉放別見盧陵學案
並涑水學侶

呂誨
范鎮別爲范呂諸儒學案
呂公著別爲范呂諸儒學案
李常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趙瞻
傅堯俞
孫固——子朴
李周
並涑水同調

鄞縣全祖望補本

慈谿馮雲濠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涑水學案上

祖望謹案小程子謂閱人多矣不雜者司馬邵張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于百源微嫌其持敬之有歉伊洛淵源錄中遂祧之草廬因是敢謂涑水尚在不著不察之列有是哉其妄也迹涑水學案梓材案涑水學案黎洲原本已佚謝山補定分爲兩卷臺亦無存茲特采錄迁書而以疑孟潛虛足之至謝山所補門人小傳則其臺尚存

古靈同調

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先生七歲時
稟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指羣
兒戲于庭一兒登甕沒水中先生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
其後京洛閒畫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
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歷官
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先生言眞僞不可知
且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
未幾同知諫院仁宗不豫國嗣未立諫官范公鎭首發其議先
生在幷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范公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

通判幷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疏再上帝大感動遂立
英宗爲皇子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英宗立詔
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先生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議
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先生請與俱貶不許
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卽位擢爲翰林學士先生力辭帝曰卿
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竟
不獲辭上疏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論治道曰官人曰信賞曰
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先生常患歷
代史繁人主不能徧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
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河
朔旱傷執政以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先生曰救災節用

宜自貴近始與安石爭議不已會安石草詔引常袞辭祿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先生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侍講吳申以先生言是帝亦欲用先生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廓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苟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魏公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先生樞密副使先生辭曰陛下徒榮以祿位不取其言是以大官私非其人也陛下誠能罷新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視事先生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亟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求言詔下先生感泣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帝欲復用先生蔡確沮之帝謂資治通鑑賢于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先生請開言路詔楊朝堂大臣有不悅者爲設六語云若此者罪無赦后以示先生先生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改詔行之先生又奏修身治國之要其目各有三節仁宗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嘗以爲獻茲乃復申其說起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元祐初病作時青苗

免役將官之法猶在先生折簡與呂申公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先生起居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云先生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賓客憫其體羸謂宜少節煩勞先生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大事也是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臨喪謚以一品禮服賻特厚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嶺南封

州父老亦相率具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先生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其兄太中大夫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者天下敬信陝洛閭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于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文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雲濠案先生遺文名傳家集東坡爲先生行狀稱文集八十卷外有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注太玄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注楊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水論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又潛虛一卷未及謝山學案剏記溫公易傳二卷又一卷　紹聖初御史周秩論其誣誦先帝悖卞請發冢斲棺詔奪贈謚仆所立碑悖言

不已連追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不忍刻也府官欲加罪泣曰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媿之靖康初還贈謚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咸淳中從祀于孔廟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司馬子子康參史傳

溫公迂書

夫樹木樹之一年而伐之足以給薪蘇而已三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桷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棟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棟豈非收功愈遠而爲利愈大乎釋迂

或曰夫士者當美國家利百姓功施當時澤及後世豈獨齪齪然謹司其分不敢失隕而已乎曰非謂其然也智愚勇怯貴賤貧富天之分也君明臣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災失人之分必有人殃堯舜禹湯文武勤勞天下周公輔相致太平孔子以詩書禮樂教洙泗顏淵簞食瓢飲安于陋巷雖德業異守出處異趣如此其遠也何嘗舍其分而妄爲哉士則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鼜鞳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祆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言戒

或曰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況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

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知非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世之高論者競爲幽僻之語以欺人
使人跂懸而不可及慣瞀而不能知則盡而舍之其實窒遠哉
是不是理也才不才性也遇不遇命也理性命
迂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事親
寬而疾惡嚴而原情政之善者也寬猛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
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從以爲如制駟
馬如斡磨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回心
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久知之病未能行
也無益
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何以學爲學要
小人治迹君子治心治心
或問子絕四何以始于毋意迂叟曰吉凶悔吝未有不生乎事
者也事之生未有不本乎意者也意必自欲欲既立于此矣于
是乎有從有違從則有喜有樂有愛違則有怒有哀有惡此人
之常情也愛實生貪惡實生暴貪暴惡之大者也是以聖人除
其萌塞其原惡奚自而至哉或曰無意于惡既聞矣敢問聖人
亦無意于善乎曰不然聖人之爲善豈有意乎其閒哉事至而
應之以禮義耳禮者履也循禮則事無不行義者宜也守義則
事無不得聖人執禮義以待事不爲善而善至矣聖人豈有意

乎其閎哉或曰毋固毋必奚以異乎曰在我爲固在人爲必聖人出處語默唯義所在無可無不可奚其固成敗禍福繫命所遭誰得而知之奚其必或曰然則何以終于毋我曰有意有必有固則有我有我則私私實生蔽無意無必無固則無我無我則公公實生明絕四

人情若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爲惡無不至矣羨厭

治心以正係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無爲贊

或曰莊子之文人不能爲也曰君子之學爲道乎爲文乎夫唯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是猶朽屋而塗丹臒不可處也智并而籩綺繢不可履也烏喙而漬飴糖不可嘗也而子獨嗜之乎或曰莊子之辯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曰然則佞人也堯之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是青蠅之變白黑者也而子獨悅之乎斥莊

或曰有人于此人指其過而告之則喜何如曰君子也或又曰曷若無過而指諸曰君子履中正而行者也故有過則人得而指諸若夫不中不正之人終日所爲皆過也又安得而指之指過

鞠躬便辟不足爲恭長號流涕不足爲哀黴衣糲食不足爲儉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則未也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三欺

溫公疑孟 附朱子讀余隱之尊孟辯

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于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貨爲政于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于惡人之朝乎爲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汚君乎爲委吏爲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阨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遯世无悶非不恭也苟無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辯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原孟子之言非是瑕疵夷惠也而清和之弊必至于此蓋以一于清其流必至于隘一于和其流必至于不恭其弊如是君子豈由之乎苟得其中雖聖人亦由之矣觀吾孔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或謂伯夷制行以清柳下制行以和抹時之弊不得不然亦非知夷惠者苟有心于制行則清也和也豈得至于聖哉夷之清惠之和蓋出于天性之自然特立獨行而不變遂臻其極致此其所以爲聖之清聖之和也孟子固嘗以百世之師許之矣慮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偏于是立言深抹清和之弊大有

功于名教疑之者誤矣

朱子曰觀吾孔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四十九字愚欲刪去而補之曰然此不待別求左驗而是非乃明也姑卽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論之固已曉然矣如溫公之說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兼二子之長歟然則時乎清而非一于清矣是以清而不隘時乎和而非一于和矣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者如四時之運溫涼寒燠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于寒涼柳下惠之和則一于溫燠而不能相通也以是言之則是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也又曰苟有心于制行

至章末愚欲刪去而易之曰使夷惠有心于制行則方且勉强修爲之不暇尚何以爲聖人之清和也歟彼其清且和也蓋得于不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直以爲聖人而有同于孔子也又恐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一偏于是立言以掊其末流之弊而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其抑揚開示至深切矣亦何疑之有

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于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吾既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于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纊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

種者誰歟以所食之鵝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邪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邪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甚邪

辯曰陳仲子弗居不義之室弗食不義之祿夫孰得而非之居于於陵以彰兄之過與妻同處而離其母人則不爲也而謂仲子避兄離母豈所願邪殊不曉其說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烏得謂之豈所願邪仲子齊之世家萬鍾之祿世有之矣不知何爲諫其兄以其祿與室爲不義而弗食弗居也謂仲子爲狷者有所不爲避兄離母可謂狷乎孟子深闢之者以離母則不孝避兄則不恭也使仲子之道行則天下之人不知義之所在謂兄可避母可離其害教也大矣孟子之言履霜之戒也歟

朱子曰溫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曰仲子狷者有所不爲者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爲一身之小節至于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正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爲法于天下者則知之矣

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

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孟子謂蚳鼃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己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爲貧而仕邪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于齊非抱關擊柝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

辯曰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探王之意未嘗知以尊德樂道爲事方且特萬乘之尊不宵先賢者之屈故辭以疾欲使孟子屈身先之也孟子知其意亦辭以疾者非驕之也身可屈道其可屈乎其與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異矣又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夫尊有德敬耆老乃自古人君通行之道也人君所貴者爵爾豈可慢夫齒與德哉若夫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此乃大臣輔導幼主非可與達尊概而論也又孟子謂蚳鼃爲士師職所當諫諫之不行則當去爲臣之道當如是也爲王之師則異矣記曰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而師

處其一尊師之禮詔于天子無北面非所謂有官守有言責者也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以道自任一言一行未嘗少屈于道意謂人君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爲而謂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過矣

朱子曰溫公云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齒德可慢彼哉愚謂孟子固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貴也貴貴義也而何不可之有以王召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于義何所當哉若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詳矣恐溫公亦未深考爾孟子達尊之義愚謂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者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于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爲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于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之矣官守言責一職之守爾其進退去就決于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爲師則異于是矣然亦豈不

問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祿耶觀孟子卒致爲臣而歸齊王以
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槩矣
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
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不謀于孟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沈同
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
告王而止之乎夫軍旅之事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苟動
而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終委乎
辯曰沈同問燕可伐孟子答之曰可伐者言燕之君臣擅以
國而私與受其罪可伐沈同亦未嘗謂齊將伐之也豈可臆
度其意預告之以齊無善政不可伐燕歟且言之不可不慎
也久矣彼欲伐人之國未嘗與已謀苟逆探其意而沮其謀
改恐不免貽禍矣或謂其勸齊伐燕孟子已嘗自明其說意
在激勸宣王使之感悟而行仁政爾孟子答問之際抑揚高
下莫不有法讀其書者當求其立言垂訓之意而究其本末
可也
朱子曰聖賢之心如明鑑止水來者照之然亦照其面我者
而已矣固不能探其背而逆照之也沈同之問以私而不及
公問燕而不及齊惟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伐孟子之所宜
知也惟不以公而問齊故齊之不可伐孟子之所不宜對也
溫公疑孟子坐視齊伐燕而不諫隱之以爲孟子恐不免貽
禍故不諫溫公之疑固未當而隱之又大失之觀孟子言取
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然則燕之可

取不可取決于民之悅否而已使齊能誅君弔民拯之于水火之中則烏乎而不可取哉

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于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閒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可乎

辯曰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非謂其不教也又曰父子之閒不責善父爲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之謂也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豈自教也哉胡不以吾夫子觀之鯉趨而過庭孔子告之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詩與禮非孔子自以詩禮訓之也陳亢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孟子之言正與孔子不約而同其亦有所受而言之乎

朱子曰子雖不可以不爭于父觀內則論語之言則其諫也以微隱之說已盡更發此意尤佳

告子云性之無分于善不善猶水之無分于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于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于善不善謂中人也瞽瞍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所日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

辯曰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蓋言人之性皆善也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則孔子嘗有性善之言矣中庸曰天命

之謂性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人之性稟于天曷嘗有不善哉荀子曰性惡楊子曰善惡混韓子曰性有三品皆非知性者也犧生犂胎龍寄蛇腹豈常也哉性人也人與鳥獸草木所受之初皆均而人爲最靈爾由氣習之異故有善惡之分上古聖人固有稟天地剛健純粹之性生而神靈者後世之人或善或惡或聖或狂各隨氣習而成其所由來也遠矣堯舜之聖性也朱均之惡豈性也哉夫子不云乎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氣習漸染之久而欲移下愚而爲上智未見其遽能也詎可以此便謂人之性有不善乎

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矣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辯勝人矣

辯曰孟子白羽之白與白雪白玉之同異者蓋以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告子徒知生之謂性言人之爲人有生而善生而惡者殊不知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所習不愼流浪生死而其所稟受亦從以異故有犬牛人性之不同而其本性未始不善也猶之水也其本未嘗不清所以濁者土汨之耳澄其土則水復清矣謂水之性自有清濁可乎孟子非以辯勝人也懼人不知性而賊仁害義滅其天理不得已而爲之辯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以言萬物之性均惟人爲貴爾性之學不明人豈知自貴哉此孟子所以不憚諄諄也

朱子曰此二章某未甚曉恐隱之之辯亦有未明處

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偪也爲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于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以其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況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爲篡亂之資也其可乎

辯曰道之在天下有正有變堯舜之讓湯武之伐皆變也或謂堯舜不慈湯武不義是皆聖人之不幸而處其變也禪遜之事堯舜行之則盡善子噲行之則不善矣征伐之事湯武行之則盡美魏晉行之則不美矣伊尹之放太甲霍光之易昌邑豈得已哉爲人臣者非不知正之爲美或曰從正則天下危從變則天下安然則孰可苟以安天下爲大則必曰從變可惟此最難處非通儒莫能知也伊光異姓之卿擅自廢立後世猶不得而非之況貴戚之卿乎紂爲無道貴戚如微子箕子比干不忍坐視商之亡而覆宗絕祀反覆諫之不聽易其君之位孰有非之者或去或奴或諫而死孔子稱之曰商有三仁焉以仁許之者疑于大義猶有所闕也三仁固仁

矣其如商祚之絕何季札辭國而生亂孔子因其來聘貶而書名所以示法春秋明大義書法甚嚴可以鑒矣君有大過貴戚之卿反覆諫而不聽則易其位此乃爲宗廟社稷計有所不得已也若進退廢立出于羣小闇寺而當國大臣不與焉用彼卿哉是故公子光使專諸弒其君僚春秋書吳以弒不稱其人而稱其國者歸罪于大臣也其經世之慮深矣此孟子之言亦得夫春秋之遺意歟

朱子曰隱之云三仁于大義有闕此恐未然蓋三仁之事不期于同自靖以獻于先王而已以三仁之心行孟子之言孰曰不可然以其不期同也故不可以一方論之況聖人之言仁義未嘗偏舉言仁則義在其中矣今徒見其目之以仁而不及義遂以爲三子猶有偏焉恐失之蔽也此篇大意已正只此數句未安

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爲禮貌與飲食也昔伊尹去湯就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棲棲皇皇周遊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爲禮貌與飲食哉急于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爲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于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爲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于嚮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

薛曰孔子之于魯衛始接之以禮則仕及不見悅于其君則

去豈可謂不爲禮貌而仕歟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豈可謂不爲飲食而仕歟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孰謂孔子栖栖皇皇不爲禮貌與飲食哉孟子曰迎之有禮則就禮貌衰則去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周之亦可受者則是言也未嘗或戾于吾孔子之所行如曰不爲飲食則當慕夷齊可也又何仕爲聖賢固不專爲飲食其所以爲飲食云者爲禮貌爾而謂古之君子能辟穀者邪不顧廉恥而苟容者邪誦孟子之言而不量其輕重之可否何說而不可疑

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爲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爲去就又其次至于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困窮者豈不善于彼哉是以君子以爲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于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饑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以是而觀則溫公可以無疑于孟子矣而隱之所辭引孔子事爲證恐未然也

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于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夫仁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閒爾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

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于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蔣曰仁之爲道有生者皆具有性者同得顧所行如何爾堯舜之于仁生而知之率性而行也湯武之于仁學而知之體仁而行也五霸之于仁困而知之意謂非仁則不足以治國家服諸侯于是假而行之其實非仁也而謂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卑遠近多寡之閒爾何所見之異也孟子之言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假之而不歸惡知其非有正合中庸所謂或安而行或利而行或勉强而行及其成功一也孟子之意以勉其君爲仁爾惜乎五霸假之而不能久也

朱子曰隱之以五霸爲固知勉行者愚謂此七十子之事非五霸所及也假之之情與勉行固異而彼于仁義亦習聞其號云爾豈眞知之者哉溫公云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于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愚謂當時諸侯之于仁義文實俱喪惟五霸能具其文爾亦彼善于此之謂也又有大國資强輔因竊仁義之號以令諸侯則孰敢不從之也哉使其有王者作而以仁義之實施焉則燼火之光其息久矣孟子謂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止謂當時之人不能察其假之之情而遂以爲眞有之爾此正溫公所惑而反以病孟子不亦誤哉

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

貴乎舜者爲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于惡也如是則舜爲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于殺人執于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爲而謂舜爲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于皐陶矣舜烏得而竊之雖負而逃于海濱皐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予舜是君臣相予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與皐陶哉又舜既爲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皐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辯曰桃應之問乃設事爾非謂已有是事也桃應之意蓋謂法者天下之大公舜制法者也皐陶守法者也脫或舜之父殺人則如之何孟子答之曰執之者士之職所當然也舜不敢禁者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法也夫有所受云者正如爲將閫外之權則專之君命有所不受士之守法亦然蓋以法者先王之制與天下公共爲之士者受法于先王非可爲一人而私之舜既不得私其父將寘之于法則失爲人子之道將置而不問則廢天下之法寧幷棄天下願得竊負而逃處于海濱樂以終其身焉更忘其爲天子之貴也當時固無是事彼既設爲問目使孟子不答則其理不明孟子之意謂天下之富天子之貴不能易事父之孝遂答之以天下可忘而父不可暫舍所以明父子之道也其于名教豈曰小補之哉

朱子曰龜山先生嘗言固無是事此只是論舜心爾愚謂執

之而已矣非洞見皐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于至善者也隱之之辯專以父子之道爲言卻似實有此事于義未瑩